

天笑主任

星期日

第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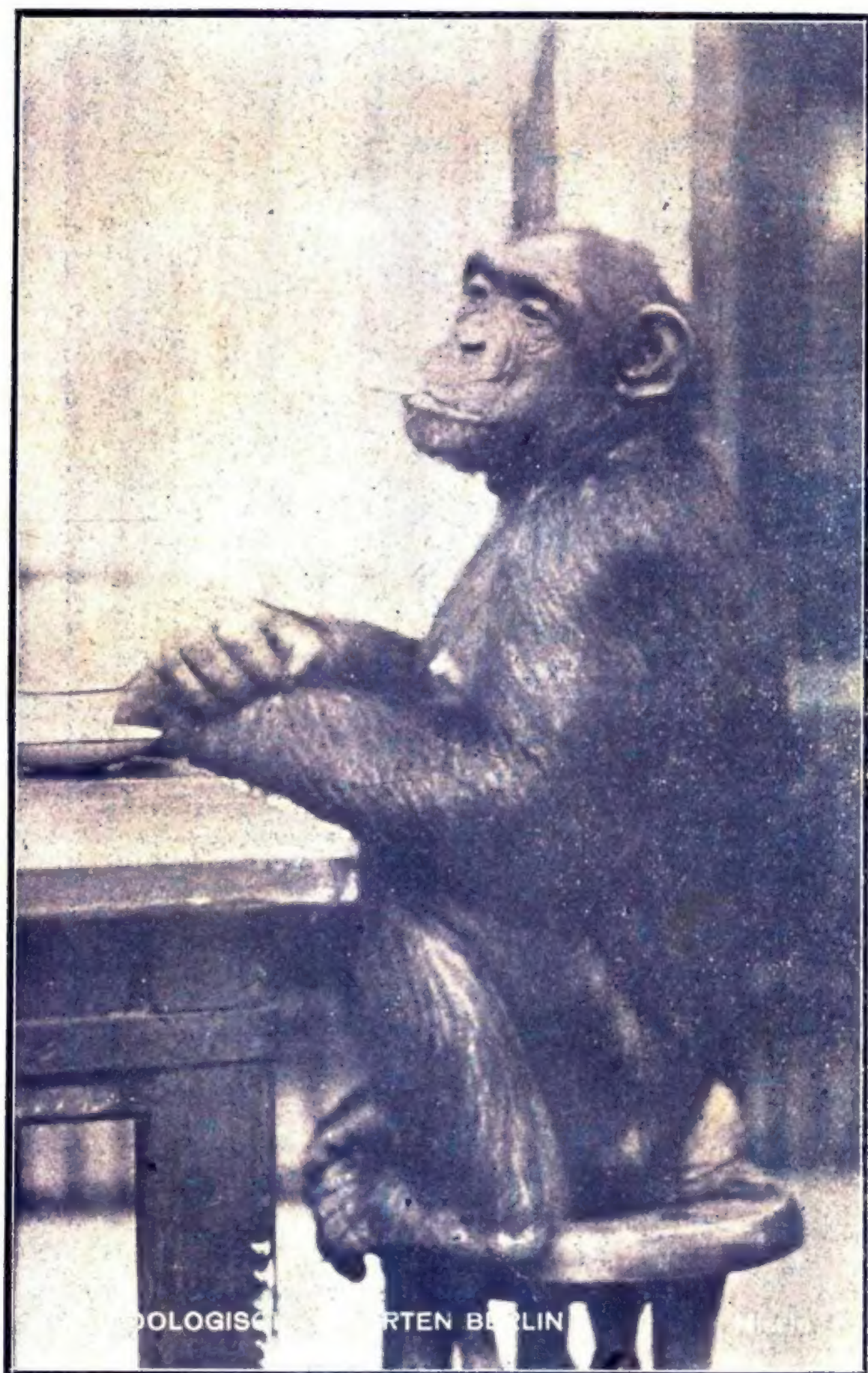
THE SUNDAY No. 16.
行發局書東大海立



采	怨	料	低	弱
擷	我	因	徊	影
遲	清	拾	何	纖
	狂	得	忍	條
	草			

題人主齋福幸求

包可永寄



煙 香 吸 猩 猩

商標註冊

原身主人 袁慶

五虎止痛膏 五虎止痛膏 五虎止痛膏

藥王退痛膏 藥王退痛膏 藥王退痛膏

化驗註冊等情到部 化驗註冊等情到部

驗王退痛膏 驗王退痛膏 驗王退痛膏

和通以此此

甲華民

內務總



十

商標註冊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 外埠均有寄售 函購款到即寄

內務部化驗農商部註冊

袁製解毒止痛膏

此膏專治風濕骨痛... 功效卓著...



袁製 風行二十餘年功 效卓著遠近馳名 通因無耻奸商影 射圖利為此呈請 內務部化驗農商 部註冊嚴禁假冒 幸購服者認明金 鷄商標庶不致誤

袁製 五虎止痛膏

此膏專治風濕骨痛... 功效卓著...



本行代辦儲蓄起見及西便利息
此項存款利息按例加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

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

每年付息一次(戊種)

▲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

一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

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 分行 啓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雅人深致

閉坐花陰
吸金馬烟
聞紅樓夢
雅人深致
至足美也



梅蘭芳唱木蘭從軍

俺自從到邊關。家鄉信杳。
 思想起二爺娘。好不心焦。
 奉將令在營前。四周巡哨。
 我只得跨鞍馬。去走一遭。
 替老親纔把那家鄉撇掉。
 爲國家顧不得夙夜辛勞。
 夜深時。叢簿間。月光斜照。
 霎時間。飛鳥過。費我推敲。
 回大營。要報與元帥知曉。
 祇恐怕破番兵。就在今宵。
 夜靜更深。宿鳥起。其中必
 定有戎機。來在營前下坐。
 躊進帳報與元帥知。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
 器價目
 樣本
 函索
 即寄



星期第十六號目錄

金錢底下的倫理(二)天笑

家庭的牢獄

馬二先生

散花一劫

引平

和平

胡雋

四弗

舍予

離合

無虛生

寫意朋友

倚紅

小說雜談

社員

長壽法

愛嬌

交易所現形記

老主顧

社會百問題

商業瑣談

無虛生

直奉戰中之軼聞

張藜青





金錢底下的倫理 (一)

天笑

一個北里中的女子名字喚做俞翠仙他在十六歲的那一年便生下一個兒子這個倡門之子曲巷之兒生下來就是個沒有父親的孤兒並不是他父親的短命死了委實是他父親在他做胎兒三個月的時候已經拋却這臨時的妻未來的子而一去不返了但是這胎兒不管他有父親沒有父親他總得出世他母親也不管他有父親沒有父親總得撫育他預備將來嫁了人添一個候補父親罷了如此光陰荏苒又過了五年俞翠仙已是二十一歲他的兒子

也有了六歲了可憐那小孩子只知道有母不知道有父幸虧他那環境對於那種事不算希奇而且和他同樣境遇的小孩子也非常之多這一年有個做賣買人口的水販媒人喚做陳嫂子的他來望俞翠仙說話中間便談起他那鄰舍有個苦人家夜飯米常常沒有膝前的子女拖拖拽拽偏生來得多他此刻託我要想把第三個女兒送與人家但是他願給人家做丫頭或是螟蛉做女兒或是領去做養媳婦都可以使得這女孩子生得標緻咧三小姐你看

金錢底下的倫理

見了也歡喜。俞翠仙道：今年有多少年紀了？是什麼地方人？陳嫂子道：那女孩子今年剛十歲，他們原籍是徽州，但在上海已經有二十餘年了。說的是本地口音。俞翠仙道：你明天來，我看看要是好的，我便買了我家小毛頭，今年也六歲了，我就給他討一房小媳婦。女大四歲也沒什麼要緊，到了明天，陳嫂子果然把那女孩子領來了。雖不能像陳嫂子所說的，話十分嫵媚，却也生得白皙，只不過鼻梁內有幾點細麻子。俞翠仙見了，却非常滿意，問問他要多少錢。陳嫂子說：他娘說淨到手要二百塊錢，中費不在內。俞翠仙道：你告訴他們，我不是買了做討人的，也不是把他當婢女使喚的，我是把他當媳婦看待的。教

他要明白。陳嫂子道：我也如此說，但他們都要靠在這女兒身上，餘一點錢下來做做小生意。三小姐你不在乎此，隨便叫那一位大少爺出了錢，就是了。俞翠仙道：你這老太婆倒說得好笑。買首飾做衣服，倒好叫大少爺會鈔，討媳婦怎能也叫大少爺會鈔？既然如此，我就出了一百五十塊錢罷。但有一句話要說明白：雖然是做媳婦，我却要一張絕賣的紙頭。陳嫂子道：好，明天給你回信。這女孩子就留在這裏罷。俞翠仙答應了，說晚間領他到小房子裏去，留在生意上很危險的。這兩天巡捕房裏常常捉小因，過了。一天，陳嫂子又來說：已經談妥了，紙頭也寫了，來從此這倡門之子便有了，一個倡門之媳。六歲的小孩

子也不知道這就是他的未婚妻十歲的女孩子已解情事口內含羞不言心想怎麼有這樣一個小丈夫可是終究一個小伴侶他們倆便趕着喚姐姐弟弟便了對於俞翠仙當然是個名分已定的姑媳喚他一聲媽了

光陰迅速又過了五年俞翠仙已經二十六歲了論起年紀來不免有遲暮之感然而以他的善於修飾精於葆養丰姿流麗照上去不過二十左右的人他屢次要想擇人而事可是妓女的嫁人比了良家子的條件要苛得多高貴些的客人總是預備做姨太太無奈這些名妓養尊處優不甘屈服要是遷就些罷人家不敢要他他也不屑屈就因此使這樣的耽

擱下來可是他心中却有一個人很合他的條件就是那一方也很有意思這人姓張是個浙江富商之子家中有百萬產業雖然有個花燭老婆却是不相和諧一任他在外眠花宿柳不去管他這位張公子正和俞翠仙熱的時候便一定要討他俞翠仙也很願意所躊躇的就是那兒媳問題便說我呢一心一意的跟着你只是這兩個小的如何處置而且你是一個公館人家僕姬衆多留點笑話給人家嘴裏我是攔不下這臉兒再者我跟你我是要明公正氣的橫豎你夫人吃素念佛不管你的事我來給你管管家事也好張公子道我們這些人家討幾房姨太太當然也沒人反對的你自然進宅的好不過有一件

我們老太爺本來身邊也有一個人去年不知怎麼樣忽然走掉了老太爺心裏自然不高興常常在家中發脾氣他的意思自然再想補討一個人也屢次表示這個意思我們弟兄却沒有接下文第一呢因為老太爺年紀大了精力就衰何苦自己再去尅伐糟塌身體而且年輕的姑娘嫁一個老頭子人家也不願意第二呢也瞞不過你我們兄弟兩人不無有點私心萬一老太爺再生出幾個小兄弟來於我們家產上却有些損失而且現在大家提倡產兒制限的當兒這也是一個產兒制限的問題啊俞翠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個問題是騙人的話難爲你一片孝心願憐着老太爺精力就衰不禁尅伐第二個問

題却又怕老太爺生出小兄弟來既然能生出小兄弟來如何說他精力就衰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自己要想討姨太太老太爺却不許他討姨太太你們這班人要算沒有良心了張公子道所以我們這回事最好先解決了老太爺的事然後再談我們的事老太爺一定沒有話說要不然這頂子一定碰成了

又過了數天俞翠仙和張公子說道前天所講的事我倒有個主意在此不知你贊成不贊成張公子道是個什麼主意你說出來聽聽俞翠仙道我們這個小阿媛你是常看見的他還趕着喚你乾爺的他今年雖只有十五歲却是發育得早瞧上去好似有十

七八歲的人了。偏生我們的小毛頭今年雖已十一歲發育非常的遲。瞧上去不過七八歲的光景。因此雖然只距離四歲。却似相距離很多。去年就有人勸我把他帶到生意上來。出出堂差。教教曲子。我躊躇未決。想這碗斷命堂子飯有什麼吃頭。能數避去也就避去了。現在聽說你們老太爺要討姨太太。我們想法子把小阿媛嫁給老太爺。豈不都是我們一家人嗎。將來隨便什麼事。便容易辦了。張公子道。好雖好。那小阿媛不是已經說給小毛頭做媳婦了嗎。如何又嫁人呢。俞翠仙道。你又迂夫子了。堂子裏的女人還有什麼一定的嗎。人家明媒正娶。拜過堂。結過親。甚而至於生過兒子的。拋撇了男人。嫁給客人的。

也不知多少。何況他們不過口頭說說的。養媳婦算得什麼事。我近幾年瞧他們兩個發育上的遲。早我早就存了一個心了。張公子道。以十五歲的小姑娘嫁一個老頭子。不知小阿媛的心中願意不願意。俞翠仙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他能自己做主嗎。他的身體就是我的。我要教他怎樣。他不能不怎樣。而且教他跑進去。就做娘。呼奴使婢。還有什麼不願意。總比在我家吃苦好一點。所以小阿媛一方面可以說不生問題。不過二少爺一方面也得疏通一點。張公子道。老二一向出門。他也聽我指揮。只是怎麼一個方法。教老太爺先見見小阿媛。兩人有了感情。便容易牽馬了。待我先想想。再來答復你。

張公子回去便與他一個常陪老太爺出來游玩的門客相商。把自己要討俞翠仙的一段事隱瞞。只說老太爺身邊沒有人不。大方便。沒人服侍。如今我看見一個人。很是端莊流麗。而且是個處子。想替老太爺做媒。那位門客道。好極了。瞧老太爺的意思。很想弄一個人。自從上一回。這位姨太太走了。老太爺很是不快活。常說兒輩不體諒他。這一回。大先生既然發心。這事包在我身上。成功。今天晚上我就請老太爺吃飯。先把那姑娘叫來。和他鬼迷一陣。張公子道。很好。我去預備。你局票寫小花園。俞翠仙就得了。張公子一口氣跑到小花園。給俞翠仙說了。俞翠仙立時把小阿媛頭上換到脚上梳辮子。挑劉海。擦頭頸。

着鞋子。足足弄了有三四個鐘頭。收拾得花枝招展。張公子在旁邊只管喝采。說老太爺見了一定歡喜。從前我們那位姨娘還沒有小阿媛這般漂亮。老太爺已是喜歡得什麼似的。可恨他沒良心。背着老太爺走了。其實也是他自己沒有福氣。我們家裏那一件事。待虧了他剛剛收拾完。結叫堂差的條子已經來了。樓下喊道。張到都。益處張公子知道。這定是老太爺來叫局了。因為老太爺很喜歡吃都益處的。再取局票上來一瞧。確是這位門客的筆跡。起初俞翠仙要想跟了去。瞧瞧老太爺的張公子道。不好。你此刻一露面。將來見面時。不被老頭子認了去嗎。俞翠仙一想。不錯。便派了一個得力的妓傭伴去。

這一天成績非常之好。老太爺是久旱的枯樹，好像得着了些澍雲微雨。小阿媛宛如一叢新蓓蕾的紫藤花，把這棵老樹死命的罩住。或者也是前生的緣分罷。從此以後，老太爺非小阿媛不歡，而小阿媛也一心一意的傾向着老太爺。加以門客的隨時湊趣，老太爺已露要着討小阿媛之心。就怕兩位公子阻撓，就向那門客微示己意。門客就一力擔承說：「我連着三寸不爛之舌，一定向兩位公子疏通好了。這也是門下應當效力的事。」老太爺說：「這事辦成了某處商店經理一缺，本來要調人，我就派你去辦。這位門客樂得做這現成的媒人。」一方面就向老太爺說：「兩位公子已經答應了，說老太爺身邊確是要一個。」

人服侍服侍一方面，就和俞翠仙辦交涉。俞翠仙說：「我們小阿媛剛剛纔要冒出來，我又老了，做不動了。我想靠他身上賺個三萬五萬。既然老太爺歡喜他，我也願意他們望高樹上攀去。倘然別人要討他，我至少要七千塊錢。現在老太爺喜歡他，就給我五千塊錢罷。」門客說：「一定可以成功。回報老太爺時，先把這老頭子嚇了一嚇，說是他要在這個討人身上發一票財。現在還不肯嫁人，是我再三和他們磋商，纔有活動之意。但是非七千金不可。」老太爺說：「要錢就好商量。明天老太爺就劃了七千銀子的莊票給門客。門客不敢隱瞞，把數目告訴了張公子。張公子說：「好了一千塊錢你拿了去，其餘一千塊錢賞給樓上。」

樓下妓院內諸色人等。老太爺討人。當然是光明正大的事。

白髮紅顏有情人。已成了眷屬。了小阿媛。一到這富翁家裏。已覺得心滿意足。那未婚夫的小毛頭。平日呼他爲弟弟的。雖然也有些不忍爲別。也不過偶然心底裏有個影子罷了。老太爺喜歡這位新姨娘。正是含在嘴裏怕融化一般。小阿媛也福至心靈。一切言語動作。很爲得體。上下人等都稱他好。老太爺的事解決了。大少爺的事當然也解決。不到一個月。俞翠仙也要進宅。仍託這位門客向老太爺去疏通。老太爺自己新討了一位姨娘。倒不好說不許兒子討小老婆。不過提出幾個條件。說小姨太太進了宅不

許。越過老姨太太。還有一條。說是小姨太太進門。要向老姨太太磕頭。可憐老頭子。要討好自己。這位姨太太。所以有這種要求。不知他們原是一家人。只瞞過你老頭子罷了。張公子聽了。這要求面有難色。和俞翠仙說了。俞翠仙道。都答應他。怎麼叫做不得。越過老姨太太。我有什麼事。要越過呢。就良心上說。老太爺也年高了。小阿媛也只享幾年福。老太爺千年以後。不是仍舊在大少爺二少爺手裏討針線嗎。至於進門。向老姨太太磕頭。你們的家法如此。我怎麼獨異。況且名義上。實在是我的婆了。過了幾天。俞翠仙進宅了。遵了老太爺的命令。先見了老太爺。磕了頭。然後老太爺喜孜孜的引領他到

新討的老姨太太房裏哈哈的笑道你們兩人見見他倒比你年紀還輕咧俞翠仙見了小阿媛便興忽忽的磕下頭去小阿媛慌忙還禮不迭又低低的輕輕的笑得喘不過氣來的說道媽快不要客氣了快起來罷折殺我了

又過了數天俞翠仙把小毛頭領到張宅來玩耍只說是一個過房兒子恰巧小阿媛走過來兩個人正碰了一個對面俞翠仙怕小毛頭叫出阿姐來連忙跑出來向小毛頭道你叫他一聲好婆又輕輕的說道如今他是你的祖母了小阿媛想起前情不覺抽了一口冷氣回到房裏去了小毛頭却只是癡癡的出神他想這位阿姐在家裏的時候媽說將來給我

做老婆現在却又叫我喚他一聲好婆同是一個婆字怎麼可以如此活用明天到學校裏倒要問問教國文的先生去又想從前阿姐總同我一處玩如今理也不理我了這是什麼意思止不住從眼眶裏流下一滴眼淚

天笑生道金錢底下的倫理還不止此還有種種奇幻的變態我試作了這一篇讀者諸君不知感想如何

金錢底下的倫理





獄牢的庭家

生先二凡

阿燕是一個二十五歲不會出嫁的女兒。伊每日的功課便是幫着伊的母親整理家事。劈柴、燒飯、做菜、刷鍋、洗碗、替伊的兩個兄弟縫洗衣服。有時閑了或是幫着伊的母親摺疊敬菩薩的紙錠。伊每晨總是八點鐘便起來了。先將伊自己臥房收拾清楚。再下樓到伊母親的房裏洒掃整理。等伊的母親起來了。伊的事務更加紛繁了。一般鄰居婦女們看見伊這樣的勤懇都稱贊說：『阿燕姐真能做。人家從來不曾看見伊出外去玩要。或是在家和人鬪牌。祇是終日裏幫着伊母親忙碌。將來出了嫁必定一個是很善持家的媳婦。』伊的母親聽了祇是口裏謙遜說：『家中沒有傭人說不了叫伊做做。伊那裏是情愿呢？』伊聽見母親這般說。心中老大不高興。立刻不做事了。伊母親呼伊說：『阿燕爲什麼碗也不洗。茶也不擺。在櫃籠裏莫非又要淘氣了嗎？』阿燕依然不聲不響。祇是咕嘟着嘴。伊的母親湊近伊前小聲說：『阿燕。你這孩子太糊塗。你今年已是二十五歲了。還不懂得人事嗎？你知道你老子那種脾氣。待你的兩個兄弟。他親生的兒子。尙

且那個樣兒何況你又不是他生的呢我爲你也不知和你老子嘔了多少氣你還不知道嗎我祇不肯和你老子吵鬧使街坊隣居們知你是一個拖油瓶的女兒爲的是將來好給你好好的尋一頭親事別叫人家瞧不起你這是我待你的一片心血你還不明白嗎祇顧和你媽嘔氣你這個丫頭真是不識好歹啊』伊的母親數說完了伊仍是不聲不響但是伊的兩眼早已紅紅的悄悄的落下淚來了過了一會兒伊見伊的母親回房中去了伊揩揩眼淚依然去做伊每日應做的各事

有一天伊的大兄弟從箱子中檢出一件夾袍子來交給伊說『這件袍子尙不十分舊祇是領子高了

二三分袖口和開叉處都有些毛了阿姐給我收拾收拾明天我要穿呢』阿燕答應了但是伊這一天中整忙亂了一日好不容易到了晚飯後收拾完畢便上樓回房睡了不曾記得收拾那件袍子的事到了次早伊的大兄弟要穿向伊問時伊方想起笑說『啊呀我忘記了你明天再穿罷』伊的大兄弟聽了把臉一板袖子一甩回身就走嘴中還咕囔着說『你成日裏在家中不知道做的什麼事這一件小事求你便搭起小姐架子來了』阿燕聽見不覺生氣說『我做什麼事媽總知道的並不曾有一刻的閒空誰是什麼小姐端架子我比人家用的大姐還不如呢伺候了老的還要伺候小的』說着伊又哭了

伊的大兄弟嘆道：『誰叫你伺候我，不過怕媽煩神，就請你收拾一件袍子，也不算是伺候啊……』伊的母親聽見伊和兄弟吵鬧，忙走出來說：『又吵什麼？』伊的大兄弟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伊的母親說：『既然伊不會收拾，就遲一天也不要緊，伊何必哭呢？』因呼伊說：『阿燕，你兄弟也說你什麼，却爲什麼哭？難道你將來到別人家也常常的哭？等我勸你不成。』伊經母親這一聲教訓，又不聲不響了，祇是獨自抽抽咽咽的哭泣。伊的大兄弟已是出外遊逛去了。過了一會兒，伊抽開拿了那件夾袍，上樓獨坐房中，拿着針線慢慢的縫一面縫衣，一面却聽見隔壁人家中牌聲歷落笑語雜沓，却是婦女聲。

音知道是隣家的王嫂嫂和那二小姐們又鬪牌了。伊想：『王家的嫂嫂不過纔二十二歲，便已出嫁三年了，且抱一個兩歲的孩子，雖然也須料理家事，却不比我這成日做苦工，還得不着工錢的快樂嗎？那二小姐纔十七歲，雖然不會出嫁，但伊在家中是怎等的快樂？一事不管，每日不出外看戲游耍，便是在家約人鬪牌，一樣的未出門的女兒，何以我便這樣的苦命呢？』伊心中思來想去，最後的歸結是『怨自己的命苦』。又想起前三個月曾有人爲伊做媒，那男家的人物年貌都相當伊的父親，却嫌聘金數目不夠，一定不肯答應，便決裂了……似此也不止這一次，伊因此心中又把所有的怨憤都集於伊的

父親身上心中咒恨道：『他又不是我親生的父親，却何苦把我扣押在這做苦工的監牢裏不放呢？』伊心中這般的想，手中却依舊一針一針的縫，不多時已縫完了，把袍子摺疊好了，送到伊的大兄弟的臥牀上，又去忙伊每日應做的事。

又過了幾天，阿燕的父親來了……這是每月中常有三四次的事，他不知因為何事，却與伊的母親爭吵起來，他祇是拍桌頓足的狂喊，伊的母親却絮絮叨叨的哭泣。阿燕起先是懼怕，後來唯有躲上樓，到自己房中去了。心中又想道：『這必是老頭子又嫌家中什麼費用大了，但是他既然如此節儉，為什麼當年又要多討我媽這一房家眷呢？難道不知道另

外多一房家眷是要多一處的開消嗎？據媽說是老頭子近來脾氣變了，從前不會有過這樣事。這話是確的，照此看來，女子嫁一個丈夫，也很須選擇啊！無怪乎我父親替我揀擇婚姻太奇了！』

又想道：『不然，不然，他的意思未必如此。他或是因為我若出嫁後，家中須得用一女傭，開銷更加大了，因此留我在此做一個不給工錢的女傭，是這樣了。我難道竟甘心做沒有工錢的女傭了這一世嗎？』伊想至此，處低頭向自己的身上瞧時，果然所穿的衣服和家人的女傭們一樣，並且祇有不如伊心中更憤，想道：『我倒不如竟自出去當女傭了，每月還可以得三元五元的工錢……再不然也可以去做

女工。或者可以更多些工錢。這是一條最穩善的道路。』伊想得這一條道路。頓時心中大爲高興。好容易側耳聽得樓下沒有吵鬧的聲音。息了。伊輕輕地走下樓來。却見伊的父親。已是又去了。祇有伊的母親。獨自一人。生悶氣呢。伊先倒了一杯茶。送到伊的母親面前。又站了許久。方見伊的母親向伊說：『你知道你那不講理的糊塗老子嗎？他快要過節了。問我家中須用多少錢。我說家中用錢有限。祇是布店和米店裏有點帳。他聽了。便問布店爲什麼又拉帳。我告訴他是因你和兄弟等的衫袴都破了。沒有換洗的了。所以每人都添做了一套。他便吵了起來。什麼以後拉帳。他不管了什麼。留着這大的女兒。總是

一個賠錢貨啊。阿燕。你想我何嘗不是到處托人給你找人家呢。但是每有人來做媒。他總想先講聘金的價目。不是一千便是五百。人家有這些錢時。還愁不能買一個女人嗎？他如今却反怪我和我吵。你道令人可氣不可氣。』

阿燕聽了。想道：『這是機會到了。』因說：『媽。你不要生氣。既然爹不願意我在家。我可以出外做工去。』伊的母親扭頭向後說：『我不能聽了他的話。便把你推出門去。』阿燕知道母親是錯會意了。因又說：『媽。我並不怪你推我出去。我本來自己情愿出做工的。』伊的母親看定伊的臉。問說：『你自愿意嗎？好好你大概是不願意和你媽在一處受罪了。』

你想自己出去找女婿罷了。做什麼工？你會做工嗎？『阿燕低聲說：『人家女人做工的多得很。爲什麼我……』伊的母親接着說：你怎能比人家？人家還有到堂子裏做小意的呢？你也願意去嗎？我時時刻刻巴望你好好的找一頭親事。惟恐怕人家知道你是一個拖油瓶。誰知你果然不向上不學好。倒要自己出去做工。那些做工的女人。那有好的？那一個是正經人家的女兒？』一邊說着。一邊喘吁吁的又咳。

嗽起來。阿燕見了這般樣子。心中登時又害怕了。忙替伊的母親捶背。又倒了一杯開水。來口中說：『媽。你不要生氣。不許我去。就不去了。』那個老太婆……伊的母親氣方慢慢的平下去。不再勞叨教訓伊了。

阿燕受過這番教訓之後。再也不敢提出做工的請願了。然而伊每日依舊在家中做那些劈柴、燒飯、做菜、刷鍋、洗碗、洗衣、縫衣等。沒有報酬的苦工。





散花一劫

引·平·

柔嫩的碧草鋪滿公園的廣場。場邊些草花都開的鮮豔。這時一個少年呆立在那裏，歎望距他十丈以外，正有輛鋼絲車疾馳而去。車上是一個女子，把方白絲巾向後揚了。一下少年也立刻把手杖舉起，直等車影看不見了，少年才掉頭四面瞧了一遍，握着手杖慢慢地踱回家去。

少年姓李名玉芝，他與那車上的女友在公園裏會面，這是第三次了。他這次相見，心理的愉快，算他生平所未有。因為他這一次和女友解決了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他三個月來屢次要提出，可是到了嘴旁，偏又咽下去了。直到現在，才敢冒險吐口，結果竟是如願以償。他這時心下說不出的歡喜，四

肢百骸全都充滿了愛力。他又細細咀嚼女友臨別的一句話：『玉芝，太陽的熱力是不變的愛力，也是永久不變的。』他覺得他的真情極可寶貴。他以後的新生命將在他這句話裏發榮滋長了。但他困難的問題正多呢。他的父母在玉芝八歲的時候早已給他定了婚，並且帶家來做了童養媳。他雖把先前重要的問題解決，可是這一件困難事却沒了擺佈。他一面想，一面到了家裏放下手。

杖卸去長衫，呆坐在一張藤椅上。睜着兩眼亂翻，聽得房外有人走動，進來一個女子，約莫十六七歲，白淨的面孔，瘦削的身材，兩手捧着面盆，裏面正騰騰的冒着熱氣。他放下面盆，頭也不擡，一逕去了。玉芝兩眼直送他出了房門，這才收回視線，嘆口氣道：『可叫我怎麼處置？』他心裏又想：『論他的心性，原還不錯，他打九歲進了我的門，到現在十年了，兩口子雖不說話，他可沒件事錯待我，但是這』

種麻木的愛情，有什麼價值？他又那知愛情是什麼呢？想到這裏，不覺把在公園的情形一一追憶起來。那種甜蜜的細語，一時又震動他的心琴。他髣髴還坐在公園的石凳上，和一個人扭股兒糖似的，厮並着在這個當兒，先前那女子又跑進來，手裏握着茶壺，隨把桌上的茶杯就湯盆裏抹了一下，拭淨了，傾了滿杯茶，一眼也不向玉芝只淡淡的說了句：『水冷了。』恰巧後面有人喚：『素英，女』

子，便應聲出去。玉芝的心神給他來一打攪，立刻打公園裏飛轉見桌上新泡的茶，不覺又發了一回怔。心想：『他的臉子，為什麼不是橢圓式？他手如何這樣粗糙？再說他腰肢為什麼這樣粗呢？他的眼睛也呆鈍死了一些兒靈活流動的神氣也沒有，咳，我受了他這麻木的愛情，我真要給他悶死了！……』決計……』他不想，了像有了什麼決定，洗好面，寫封信給他的。一個朋友。

散花一劫

三

第二天那個朋友來了和他磋商了半日。

第三天玉芝家裏大鬧了他的父親責罵了玉芝一頓玉芝氣的睡了一整天後來索性不起身也不說話也不吃飯他母親來安慰了幾次說『你且別急再設法』這時那個女子叫素英的連影兒也看不見。

隔了四五天素英的娘來了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便回去玉芝勉強出來招呼了一聲一眼看出素

英亂蓬着頭滿面淚痕兩眼腫得紅暈四映悽冷冷的跟在他母親背後玉芝連忙縮轉身跑回房去靜聽。

這裏素英的母親要走了素英一把拖住他娘的衣角哽咽着說道『娘可憐念你女兒帶我回去罷我……我……』連哭帶喘說不出什麼抽噎了一陣眼淚益發從那水葡萄似的眼眶裏泉湧般滴下來。

『好孩子別哭這也是你命苦可

不能怨着我做娘的』素英的娘說到這裏禁不住也傷心起來這時玉芝的母親不則聲惟握着素英的手勸他住哭接着素英的娘又道『哭什麼你婆婆他可待你不錯做他的媳婦和做他的女兒都是一般疼你將來既把你當做女兒看待我也免得操番心好歹你總得有個安身的去處你跟我回去又怎樣呢』他娘說完這話咽着氣去了素英這天也睡了沒起來但是玉芝聽了這話心裏一

塊石頭放下了。打這天起，興高采烈的進行他的好事。

一天晚間，他的朋友又來了，滿臉堆下笑，手裏捧着一本書也似的。個紅色包裹說道：『這東西來了。我在那邊已說好一個月後放定。那邊已答應下來你的呢。』玉芝一聽，趕忙向小皮篋裏拿出一張照片，他朋友接到手，見道：『恭喜拔步去了。這時明晃晃的燈光之下，已合着一堆的人在桌上打開。那紅包裹原來是一張六寸半身。』

的女子照片，下面端正寫了『挹芬十八小影』六個字。玉芝的母親端詳了一回，很有些滿意的樣子。兒玉芝的父親，掏出一付眼鏡套，上也把頭鑽進一瞧，只不則聲，哼了一下，說：『兩耳掛的什麼東西。』

到像學堂下換用的木噐鈴似的。『這話說出，接着轟然一片笑聲。玉芝得意極了，指手畫腳的說：『怎樣，你們還沒見他笑哩。』他們這時的視線都注在相片上。玉芝覺得後面像有人微嘆了一下，回

頭一瞧，見那人已側轉身，低頭跑了。瞧那暗中身影，確是素英。

一個月後，玉芝病了。那時正是天。花盛行的時候，病了三天，醫生診斷說是痘症。這一來，全家的人都慌了手足。七天以後，玉芝偏身出痘。家人日夜伺察，都累的精疲力倦。素英原不進他房的，後來看看緊急，了他婆，已有幾夜沒合眼睡。只得也來病榻旁周旋。最重的時期，他也曾坐守了兩夜，沒敢合眼。三周以後，玉芝痊愈了。他家裏的

人不知在神前許下多少願。這時才都把心放下。可是玉芝却恨的不立刻死掉。原來他病雖好。却給那『不幸之神』留下點紀念來。一付白哲的面孔。這時通都麻了。

實勸了一番以後。那朋友接連來了四五次。最後一次他交來玉芝的那張照片。他去的時候。手裏也拿着先前一本書也似的紅包裹。出去。

『麻了。麻了。』這消息傳出去。他那個朋友便來探視了一回。一個禮拜後。他又接一封信。他看了。整整哭了一夜。這時他還不曾起牀。接信的第二天。他那朋友又來了。說了幾句話。玉芝便搥牀大哭。他家裏的人。百方勸解。那朋友也着聲息不聞。這時楊旁坐了一個女

子。捧着一碗藥水。默默無言。注視在楊中病人的臉上。旁邊一個中年婦人道：『素英。你看玉兒。今天瘋的更利害了。聽說他家的那位姑娘也病了。怕也是天花呢。』女子點點頭。楊上病人又睜開兩眼。大聲呼叱：『麻了……麻了……手鎗……打死的好……』說罷。兩手在臉上亂抓。似乎要剝下皮來。忽的一翻身。向素英一笑。一骨碌坐起。拖住素英的手。哭道：『你原來在這兒。你救救我罷。我的心』

碎了你還答應我麼……我懺悔……我是要死的了……」素英猛不防被他這一拉藥水搥翻了。滿被連忙嚇的立起身來一隻手又吃他死緊緊的握住不由的把個臉羞的通紅低了脖子一眼也不敢看他那婦人看了垂淚說道：「好孩子他已瘋了你就和他說說話給他一個安慰罷。」再過三個月天氣熱了江北有名的一座狼山正是香市極盛的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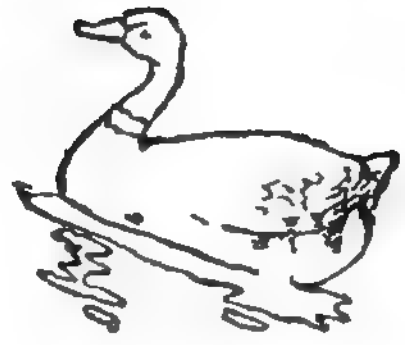
候山色青青一片香煙繚繞滿山的人。都背着黃色香袋穿梭價向佛前頂禮這時有一對少年新婚夫婦並肩由山腰走來看上去也是敬香還願的少年手裏握着一根手杖正在指點風景可巧距他三四丈遠站着一個女子身旁一個女僕提着香袋正在那里說話。女子一回頭剛剛和少年打了個照面少年立地像着了魔似的兩眼發直失聲叫道：「啊怎的也麻了。」那女子聽了這一聲霎時滿臉紅雲從一個個麻孔裏泛將出

來一低頭催着女僕避入路旁一個茅亭裏去了這時立在少年身旁那個少婦早已撲嗤一笑說：「好你來了你還記得公園裏的話麼太陽沒變呀……」他還要往下說只是笑的透不出氣來少年紅漲了臉道：「這些話還提他則甚。」隨後也笑着道：「你可憐我能帶我回去罷我……」那少婦一聽夾耳根飛起一片紅雲啐了一聲兩人一笑依舊並肩走去。

和平

和平

胡雋



(一)

一盞五十支光的電燈隱在綠綢燈罩裏發出翡翠般的光來照在沙發椅上一對青年男女的身上男的是星眉劍目女的是杏臉桃腮給人見了誰也要說聲璧人如玉羨慕他們倆占盡了人間的幸福這當兒電燈忽然黯了一黯烏澄澄的把一個房間布滿了愁雲慘霧好像曉得今晚主人主婦在那裏反目似的果然男的仰着面呆呆地看那壁上的鐘的搭的搭一秒一秒的過去那女的也低了頭弄着衣

一

角誰也不理誰雖是同坐一張沙發却一人佔了一邊遠遠地中間空開了一個位子嚴陣以待都不肯首先發軔靜悄悄地祇有那女的手上一隻鑽戒映着電燈在那裏一閃閃地發光像笑着他們忘記了三天前臉偎臉的坐在老地方男的俯着女的耳朵低低的道茜霞願我們永久如此此刻女的也笑了一笑緊緊握着男子的手道俊仁願你我永久厮守……

在這戰雲瀾漫當中壁上那口鐘盡他勸告的義務噹噹敲了兩下茜霞不耐煩厮併一拗身立了起來嫋嫋婷婷的走到牀前橫了下去拉條被蓋了接着叮噹一聲響錦帳低垂流蘇搖曳俊仁一想他既然

堅壁清野。我到不肯折這口氣。去肉袒負荊時候。不早明早。須到公司辦事。不如在沙發上睡一瞇。再作道理。便取了一條金山氈子。照頭上一蒙。這一躺倒。把幾年前事兒的提上心來。思前想後。恍恍惚惚。好不懊悔。平日時眼皮兒供養心坎兒。溫存多少恩義。如今爲一樁小事情。倒一使性子。把以前的情分都生分了。真是何苦。想到這裏。那裏睡得穩。就拉開氈子。跳了起來。蹣手蹣腳的走了過去。揭開帳子。只見茜霞閉了眼。像個假寐的模樣。一彎皓臂壓在被外面。一頭蓬蓬鬆鬆的西式髮。發出一股甜香。來令人心醉。俊仁早把一腔怒氣軟化了。個乾淨便伏着身子。低低叫了幾聲。只見茜霞星眼微闔。朱唇半綻。一

和平

翻身向裏睡去。俊仁打疊起萬種溫存。陪着笑道。茜姊……茜姊……全是我不好……本來我忒性急了。些叫姊姊替我打手套。已是過意不去。況且現在。剛是深秋。遲點也不妨事。又不等用。偏又不識好歹。不過隔了三禮拜工夫。便埋怨姊姊懶惰。累得姊姊受氣……姊姊可千萬別爲這點小事情生氣。倒生分了我們倆的情分……好姊姊。你別儘朝裏睡着不理我。姊姊氣我罵我幾句。倒不打緊。請你終不要不理我。姊姊。你想我又沒有父母兄弟姊妹。姊姊就好如我的親姊姊。姊姊再不理我。叫我孤另另的。誰還理我呢。說着一陣心酸。那鼻涕便含正道。而不由抄近路。打眼眶子裏。撲簌簌奔泉倒峽。流了出來。

滴了茜霞一面茜霞聽他說得委婉可憐早雙肩起落掩面痛泣起來俊仁又哽咽着勸道夜涼中人姊姊身體要緊好好的睡罷茜霞身子往裏挪了挪俊仁替他用被將手臂蓋了自己便也躺了下去迷迷朦朦正要睡去猛聽得牀外撲通一聲響睜眼一看呸原來自己仍就躺在沙發上接着弄堂外面轟隆隆一陣響像是垃圾車推了出去看天色大明紅光耀目一骨碌坐了起來細細咀嚼夢中滋味不一會娘姨進來掃地看見主人已是衣冠齊整的坐在沙發上暗暗詫異便去泡開水燒稀飯俊仁忽忽盥漱呷了幾口粥沒精打彩的踱到公司裏去了

三天以後俊仁茜霞的愛情仍舊沒有恢復二人也不說話學着王小二過年大家厮併着原來他們倆自從前年子結婚以後簡直如膠似膝愛情比海還深比火還熱所以依着物理學的公例起了一個小小的反動力實在因為他們倆太好了所以這一反目倒很難於和平解決況且一家裏就祇有他們兩口子那娘姨又呆若鹿豕那裏懂得什麼調停不調停來管你們的閒帳第四天早上俊仁出去以後娘姨接着一封信便把來交把茜霞看信面上字跡個個是簪花妙格娟秀的了不得不覺心裏一動暗忖他的朋友我都曉得幾時有這種筆跡具名又是內詳兩個字莫非他在外面拈花惹草不成上海地方

淫娃蕩婦。坐着摩托卡。四面攬人。而噬俊仁。模樣兒。又長得俊。一定是有了路道。到要查他。一查便宣布。了。臨時戒嚴。令拔支挖耳。慢慢的挑開信口。早見一張粉紅信箋。寫着半幅情書。茜霞低低念道。

親愛的俊仁……

那日——是我畢生的紀念日——在我表兄家裏認識你以後。覺得你言語溫和。品行敦實。一切都合了我理想中情人的賞格。我就下了最後的裁判。從此忘棄了一切。認定你是我前途幸福的明星。所以冒昧寫這封信與你。雖然你已經完娶了。不過我逆料這種牛馬式賣買式的婚姻。你是一定極端反對的。俊哥呀！請你本着自由的精神。良

心的主張。向萬惡的社會奮鬥。努力向戀愛的真理的道路上行走。末了。我要說句褻瀆你的話——就是我父親允許我在出閣的時候。給我二十萬塊錢。妝奩這種遺產制度。我向來是積極攻擊的。不過要替俊哥謀將來的幸福。我也暫時折這口氣。

你所愛的妹妹強華 九、四、一九一二、於

靜安寺

茜霞念完了。只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暗想。天下竟有這種不要面孔的女子。依他性子。恨不得將信撕個粉碎。轉念一想。我倒要看俊仁怎樣對付他。也好打我的主意。便照舊的將信口封好了。擱在檯上。

吩咐。娘。姨。停。會。少。爺。回。來。如。果。叫。你。寄。信。你。可。在。馬。路。上。兜。個。圈。子。偷。偷。的。將。信。藏。了。起。來。交。給。我。看。娘。姨。也。猜。不。出。這。位。少。奶。奶。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只。好。滿。口。答。應。樂。得。拍。拍。馬。屁。以。便。作。下。次。要。求。加。薪。的。條。件。晚。上。俊。仁。回。來。了。茜。霞。假。裝。睡。着。偷。眼。看。時。只。見。俊。仁。看。着。檯。子。上。露。出。詫。異。的。神。氣。接。着。拆。開。信。像。很。匆。促。的。看。了。一。遍。一。聲。不。響。提。起。筆。颼。颼。的。寫。起。信。來。却。一。面。寫。一。面。拿。帕。子。拭。着。眼。淚。茜。霞。到。暗。暗。納。悶。不。曉。得。他。打。的。什。麼。主。意。不。一。會。聽。得。叫。娘。姨。寄。信。茜。霞。暗。暗。歡。喜。想。果。然。不。出。我。所。料。挨。了。一。息。聽。得。大。門。又。響。像。個。娘。姨。回。來。的。光。景。便。一。骨。碌。扒。了。起。來。走。到。客。堂。裏。娘。姨。笑。嘻。嘻。的。朝。房。裏。張。了。

張。打。衣。角。裏。挖。出。那。封。信。來。茜。霞。搶。過。來。拆。開。看。時。只。見。寫。道。

強。華。女。士。青。鑒。忽。奉。瑤。章。慚。駭。交。并。鯁。生。何。福。猥。蒙。垂。青。女。士。以。蘭。蕙。之。姿。擁。億。萬。之。產。曠。夫。浪。子。就。不。思。嘗。一。樹。虎。視。眈。眈。女。士。不。作。楊。枝。之。偏。酒。願。乃。獨。具。隻。眼。下。擯。使。君。俊。仁。不。敏。誠。百。思。而。弗。得。其。解。也。且。也。室。人。縱。陋。琴。瑟。稱。和。三。載。結。褵。未。占。脫。輻。俊。仁。摯。愛。之。情。有。不。敢。爲。女。士。諱。者。無。論。離。異。在。所。不。能。即。小。別。亦。所。不。忍。今。女。士。貿。然。一。紙。書。來。以。婚。姻。相。約。苟。爲。室。人。所。見。而。興。紈。扇。之。悲。則。俊。仁。惟。有。一。死。以。自。白。耳。愛。我。而。反。陷。我。於。極。境。以。女。士。之。智。必。不。爲。也。請。從。此。絕。母。復。以。書。

瀕我匹夫之志至死不渝恕之諒之

知名不具

茜霞看完感極而涕眼淚便和斷綫珍珠般把信紙濕了一大塊一面叫娘姨仍就封好寄去一面顫巍巍的立了起來踉踉蹌蹌走到沙發邊見俊仁閉着眼躺着一串眼淚停在鼻子邊流不下去茜霞慢慢地跪了下來雙手抱着俊仁的臉俊仁睜開眼茜霞叫了聲俊弟便把個粉面伏在他胸中抽抽噎噎再也說不出話來俊仁輕輕地撫着他頭髮很婉委的說道好姊姊起來罷……這時候那盞電燈格外光明隱在綠綢燈罩裏發出翡翠般的光來照見他們手握手的坐在沙發上……

和平

第二天晚上四馬路一家番菜館裏有二個男子在那裏談天只聽得一個道我真佩服你有耐性寫得一手的好簪花格小楷那一個道字到不去說他只這一封白話情書兀的不把我肉麻個死虧你想得出這些話來那一個哈哈笑道不肉麻那裏會和平解決來來來大家乾一杯恭祝和平萬歲

弗四

有說吳儂軟語之姊妹問答妹問妹曰（阿姊那哼弗）姐答曰（弗知那哼弗）妹又問曰（阿是倪耐弗）姊曰（格是倒野弗）蓋為妹詢其姊何以未生育也（舍予）



無虛生

離合

『姐妹！吾至愛的姐妹。難道說我們倆竟如此就分拆了嗎？你爲甚麼就生在你家。我爲甚麼又單養在他家。唉。我們真就如此即算了嗎？』

『銘哥。那個又知道他們兩位老人家又有這麼些事故呢。我要早知道有這些事。我就早與你敬而遠之。自始要不親近。倒沒有今日的煩惱了。你問我。我家裏倒有轉圜的餘地。銘哥。你又怎麼樣呢？』

『說起來呢。戀愛有神聖的自由。就是父母也還有時管不了。何況是他一個外姓。並且以我現在的年紀。學業能力。論。如果就從此與那任老先生決絕了出來。就讓沒有你這樣的一個能生利的帮手。只是我一個人獨立起來。我們組織個小家庭。我自信我的能力也還辦的。可不致有甚麼凍餒之虞。不過我自問起來。我自從四歲上。我父我母相繼染疫。逝世。拋下我孤苦伶仃。一個孩子。論親族。則既無伯叔。終鮮兄弟。論產業。則糧無隔宿。地無立錫。我那時不過纔會走。話尙且

說不全。所以就連乞食的能力自己也沒有。那時要非現在這位任老先生大發慈悲把我收留了去。恐怕早已轉死溝壑。隨我父母去了。他把我收了去。衣我食。我還在其次。并且待我仁慈和藹。如同自己的兒子一般。供給入學讀書。由小學直到現在中學畢業。要不是我自己急求自立。不願再專事求學。他兀自尙沒有叫我輟學的話。雖說是他家資富有。每年多爲我用去幾百元。尙不算費力。然而我自己想與他既不沾親。又不帶故人家。只爲一念之慈。竟憐我至此。就是拿我生身父母來比較。雖也曾提携哺養。把我養到四歲。終究還有些彼不勝此。所以我此次提出與妹的婚姻問題。聽他的口風。因爲他與你

們老翁自幼不合。適甚不滿意於此事。只淡淡說出。汝安則爲之。及汝學養已成果。欲成此婚姻。即可自出獨立等話。言下頗有不豫。惋恨的意味。紐妹你替我想。我如果就此決絕了。豈不有點背之不祥。況且他果是翻了臉。與我決裂。我也可以就此下臺。如今他又淡淡如此。叫我自己說那決絕的話。如何張的開口。況且爲了一己兒女私情。竟拋棄了人家絕大的恩義。只知道自己快樂。竟不顧人家的氣悶。使他十幾年撫養的熱誠。竟爾寒於一旦。就是撫躬自問。在良心上也委實有些過不去。不過紐妹你的學問品格。我既佩服的了。不得並且承你很醇摯的錯愛。這一方面又實在割捨不了。我因爲自己解決無方。

離合

所以我昨天寫信給你除告訴你經過的大概又約你到這裏來面談。妳是我佩服的一人。請你借箸代籌我究竟如何是好呢？」

『銘哥你那已往的歷史我雖屢次問你你總沒肯細對我說。然而任老先生待你的那份高誼可稱是義聲播遐邇。誰人不知就是我們此次的婚事我滿以爲你雖沒有恒產。然有任老先生的義聲或者可以打動家父的嚮慕的心。誰知他們兩位老人家有幼年不對的往事。反倒因此決裂。雖然經我再四陳說。已經有令你入贅爲的是藉此表示任翁屈伏的話。然而這又豈是你能忍心辦的到的。你叫我替你想法子。我也曾再四思維。若求計出萬全。恐怕良平』

三

復生也沒得辦法。若按我兩人的情誼。不特你割捨不了我。我又何嘗割捨的了你。不過兩害相權宜取其輕。如果到了無可奈何的時節。亦只好忍痛割愛。以全其大。我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既努力奮鬥。不欲以庸衆自待。那麼我們該犧牲的就應該當機立斷的去犧牲。所以這回事情我也替你想過了。你萬不能因此背了任老先生我們倆的婚事。也正是宜解不宜結。你聽了也不要吃驚。這並不是我薄情。也不是你負心。我們這實是抱着犧牲的精神。忍痛爲之。因爲我們倆的結合是因爲志同道合。純是精神上的。不是期望同衾共枕。求那肉體上的。所以能夠百年偕老。互相扶助。合同前進。固然是無

上幸福就是不然。如果此志不渝，那麼夫妻可以互助。朋友又何嘗不可互助？夫妻固可合力爲社會造福，朋友又何嘗不可分途爲社會造福呢？再說我瞧的起你，並不是像那浮薄女子，取你的面孔實在。欽佩你的品學，均能超出於庸衆。況且我既愛你，如果要因爲我反累你於名譽道德上，均生了缺欠，我也決意不肯。就如你現在受任翁的厚恩，這左近誰人不知道？你如果就此決絕出來，不要說你對不起任翁，任翁要自己惱悔大家也。一定要議論你說是養大了，學成了，竟會忘恩負義了。你想這種聲名是你愛聽，還是我愛聽？就讓你有學問有能力，人家要拿任翁來比較推論說：你像任翁那樣待你，尙且背之。

就無論如何厚你恐怕也換不出你的真心那麼又誰肯來信任你用你呢到那時就令我們二人結了婚情愛甚篤可以自樂其樂然而一出家庭就要受社會上的白眼這又有何趣況是自不反縮還未必能坦然自怡呢我因為愛你敬你所以不願你自趨窘路纔忍痛言此銘哥你想想看或不河漢斯言嗎

與指導我。一定遵命而行。我們仍爲朋友。我併且一定努力向前。爲我姊妹忠誠之僕。竭盡棉力。以爲姊妹助。唉。這麼完全的人。怎麼竟不能爲終身結合的佳侶。姊妹想我這苦命人。是不說了。你爲甚麼要單單生在你家呢。唉。』

『不要說了。我們既爲正義的犧牲。即應立刻向光明的路上走。你趕快回去。安慰任老先生去罷。我也要回去告訴阿父呢。』

『如此再會。願妹珍重。』

『再會珍重。』

二

『賢姪。你是個聰穎明白人。怎麼竟如此任性如此。』

膠滯你說。這是你後半生苦樂所繫。然而又何嘗不是。你父母後半生苦樂所繫呢。你只知道爲你自己。一面謀快樂。你就不替他們想一想嗎。再說。也不過一個婚約問題。商量的餘地甚多。又何至這樣大決裂。不告而出呢。』

『老世叔。你也是當初提倡新學的鉅子。怎麼現在反跟着他們一班老頑固。來說這腐舊的話。男女戀愛。有絕對的自由。這是現在最流行的新學說。誰不奉爲圭臬。我與胡女士雖然相交不久。然而一見。如故。可稱是意洽情投。我們倆既有此同情。自然即可做這兩性的結合。我娶妻本是娶他個人。至於他上輩的出身。怎麼樣。我是一概不管的。他們又何必多。』

此。一。問。問。起。來。又。有。何。用。處。呢。你。說。我。不。替。他。們。想。然。而。他。們。又。何。嘗。爲。我。想。來。現。在。的。時。世。媒。妁。之。言。自。然。是。用。他。不。着。就。是。父。母。之。命。誰。又。要。他。多。此。一。嘴。他。們。既。不。從。我。我。自。然。要。與。他。們。決。裂。了。我。自。信。我。方。從。大。學。畢。業。出。來。正。是。發。矚。新。試。學。業。才。能。那。樣。不。能。自。立。我。何。必。定。要。再。跟。他。們。受。氣。刻。間。已。有。好。幾。處。來。爭。聘。我。去。當。講。師。稍。遲。訂。妥。有。了。經。常。入。欸。我。就。好。與。胡。女。士。早。成。婚。禮。組。織。起。小。家。庭。來。比。較。跟。他。們。老。人。家。同。居。尤。爲。方。便。痛。快。並。且。我。們。家。裏。不。動。產。本。來。不。多。所。有。動。產。我。這。十。幾。年。求。學。花。費。大。概。早。已。用。盡。以。後。的。日。子。不。用。問。已。經。到。了。我。還。債。式。的。孝。順。時。期。我。又。何。必。定。要。去。爲。他。們。兩。老。

作。馬。牛。他。們。就。是。奉。承。迎。合。着。我。我。還。有。些。不。樂。意。何。況。他。們。竟。敢。來。干。涉。我。的。自。由。我。自。然。避。之。惟。恐。不。速。了。他。們。爲。我。訂。的。李。家。那。頭。親。事。雖。然。是。自。幼。辦。的。我。早。已。知。道。不。過。我。早。幾。年。正。在。向。上。求。學。能。力。未。充。經。濟。上。尙。須。顧。慮。再。則。也。還。沒。碰。見。意。中。人。自。從。今。年。學。校。中。都。添。收。女。生。我。有。交。女。友。的。機。會。纔。認。識。了。這。胡。女。士。我。也。於。這。學。期。從。大。學。畢。了。業。兩。樣。難。題。全。都。有。了。解。決。我。正。恐。師。出。無。名。他。們。却。還。拿。那。父。母。的。面。孔。來。排。揎。我。我。自。然。吾。行。吾。是。的。跟。他。們。決。絕。了。既。然。決。絕。就。已。無。恩。義。可。言。當。然。更。沒。有。告。訴。他。們。的。必。要。了。』

『老。賢。姪。你。這。話。聽。來。也。彷彿。是。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然而你這見解可錯了。你說我是提倡新學的人。不錯我是提倡過的。不過我那時之所謂新可不同。今日之所謂新而且今日之所謂舊也。決非往日之所謂舊。因為往日之舊總與腐字頑字相連。是不講道理。不明大勢的。今日之舊固然還有沒脫從前頑與腐的臭味的。然而已大半受了從先的新的浸潤。不全是糊裏糊塗。再那樣任情孤行。也不過不合現在的過度的新潮。適成今日之舊而已。你那令尊也正是這一流的人物。何嘗頑。又何嘗腐呢。他這回阻止你的戀愛自由。自然是因為有李家那頭親事訂了已十幾年。而且彼此都是至交人家的姑娘。又幽嫻貞靜無疵。可指不好說那悔婚的話頭實在也。

是聽得你與那胡女士相交。尚不過幾個月。這樣短時間。決難望有甚麼了澈的觀察。如此就提出關係終身的婚姻問題。來未免彼此都有些性急。恐怕你們蹈了進銳退速的毛病。反倒要害了你的將來。再說你既娶人家的女兒為妻。那麼他的堂上兩親。按新說就是甚麼法律上的父母。在舊說你也有半子之勞。如今一追問胡家的情形。你連他父親的名號都不知道。像這樣的粗心大意。那麼你自己看上的。人焉得不教人生疑惑的觀念。如此加一慎重。本來是為的你。誰想你竟不自思索。就不告而出呢……

『胡女士本是非常的好。我焉能疑他。而且他既然』

好他家裏一定也不錯。我覺着他們問的沒道理。我又早存着要脫離這舊家庭的心。我自然要不受我自然要出走了。』

『你先不要發急。等我說完了再講。我並不是一定固執己見的那胡女士的事。我們暫且不說了再討論。你這脫離家庭的問題。你須知道你的父母就是你這一個兒子。你既無兄弟。又無姊妹。你父母娛樂暮年的。就指望你。他們叫你在外求這十幾年學。不能常在膝下。因為是關係你的前程。已經是忍痛不。少了。如今好容易盼到你大學畢業。學業完成。可以爲你娶妻授室。可以望個天倫之樂了。不想你竟不管不顧的。要跟他們脫離關係。你代他們設身一想。』

他們心裏是怎麼一個滋味。再說以父母待你恩情。論那懷胎十月。坐牀三十天。那種痛苦。是不說了。就是那抱負哺乳。推乾就濕。顧復將扶。以及供給求學。希圖上進。像這樣的待遇。你試想世上誰人比的了。我不用說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的舊話。你們現在歡迎俄國文學。我記得俄國民間諺語有幾句說。『父母之恩。水不能溺。火不能燬。』你們又最贊成哲學。那哲學的老前輩。梭格拉底也說過。『不孝父母。而盡情於他人。無益也。』你不信中國的舊說。像這樣的議論。也總夠的。上有研究的價值了。就是再退一步說。新人要主張非孝。不准提及父母。我們也就權把父母的名義取消了。比如有這麼樣的一個。

外人待我如此。那麼我對於這人的休戚榮枯。能忽然置之嗎？況且他這休戚榮枯的大權。又適操在你手。那麼你也竟毫不措意。或且恩將仇報。就忍看着這人戚戚無生氣嗎？再說人生天地間。無論如何。總不能脫離了人羣互助。可以獨生。那麼既有互助。就有報施。施於人的。固然不能存着放債樣的心。受於人者。可不自存還債樣的意思。這正是人羣維繫的一種定理。如今老姪你既知道你用了家裏錢不少。到你還債的時期。怎麼又存着出外自立的。心。這不是賴債的行爲嗎？這不損你的人格嗎？你須知道。自你暗暗的跑出以後。你的父。是又氣。又恨。你的母。就越想越哭。鬧的茶飯無心。家庭悽苦。後

來。知道我還。可以跟你說話。或者也知道你的行蹤。所以託出我來。找尋。並開導你。如今我們已是幸而謀面了。我的話也說的不少了。究竟你心裏頭聽着如何。可以自己覺悟。回頭我們回家。細細的商量商量嗎？」

「老世叔。我謝謝你的盛意。我是絕對的不回去了。最好是告訴他們二位老人家。他們當初既不允我的要求。還那麼盤根問底。囉囉嚇嚇。那就是不以愛子相待。就不必再視我如兒子。況且我已出來。無論如何想。我也決想不回去。何必多此一舉。至於他教養有恩。我也知道。不過他既生我是我的父母。就得盡這份義務。誰教他是父母呢？所以我也就沒甚報

答的。必要了。這種腐舊家庭。避還避不及呢。那個還回去。自尋苦惱啊！』

『據這麼說。你是一定不回去了。你父母的淒涼悲痛。也就聽之不顧了。』

『誰管那些事。他苦惱。他那是自己想不開……我這裏擔認講席的約。本星期內。足可訂妥。預計下月初吉。就是我們結婚的喜期。到那時。我還要請老世叔來觀禮呢。』
哦。我還須趕緊找他們商量這事呢。我忙得很。再會罷。』

『你竟如此就走嗎？』

『對不住。失陪。失陪。』

『唉……』

離合

無虛生曰之二事者。雖離合殊歸。固皆今之人。許以爲處得其當者也。雖然。分別論之。當自當矣。苟聯類比較。而一究此中消息。則又如何。吾願反對家庭主張自由戀愛諸青年。試平情衡理。爲我下一轉語來。





說小釋滑

(一) 友朋意寫

虹 倚

第一章 什麼叫人生底煩悶？

那一天魏凱沁正坐在他自家建築的一間書室裏面。在安樂椅上閉目不響在那裏轉念頃忽然他那寫字檯的右邊所安設的報客機上叮鈴鈴一陣鈴響魏凱沁心想又不知誰來訪我忙睜眼一看只見報客機上早顯出一張名片名片上寫着三個字是『舒獨投』魏凱沁一想這舒獨投是從前的老同學一年多不見面了他來的正好可以談談便伸手過去將報客機上的紅針一掀不一刻舒獨投推門進來了魏凱沁連忙起立歡迎舒獨投坐下道我們一年多沒見了



小說雜談

作小說者須具有三種眼光一藝術的二美術的三社會的新文學家做小說對於第二項不甚注意所以不能引起讀者的美感舊小說一味胡作更等諸自鄙以下今日諸小說家一二兩項都甚注重惟第三者尙少研究吾希望諸大小說家有以改革之也

怎麼老同學體態愈來愈豐腴神
采愈來愈煥發了呢魏凱沁笑道
那也不見得罷不過我預算下去
將來我的境界確要比現在格外
舒服得多此刻有些事體因為器
具不完全工程沒完備還不能十
分隨心所欲呢然而老同學我瞧
你臉上氣色很憔悴皮膚蒼白雙
眼無神一望而知是意趣頹唐心
神懊喪的樣子是什麼緣故呢還
是有病嗎舒獨投搖搖頭嘆了一
口氣道飯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

託你的福一些病也沒有不過我
看看世界看看中國看看家庭看
看社會看看自身總覺得一些興
味沒有終天的不快活老實一句
話我但覺得人生的煩悶可是也
想不出一個打破人生煩悶的方
法看看書書上的話不是古人煩
悶的形象便是今人的煩悶的呼
聲所以累得我越看越煩悶了氣
色不好大概也是這個原因
魏凱沁聽見了哈哈大笑道照這
樣說難怪你要生氣索然了我也

（廣夢）

做小說難。定題目更難。因題目爲
全篇之結晶體。既要暗藏作者寓
意。又要動合閱者心理。故有先定
題目而下筆者。亦有先成全篇而
標題者。皆所以重視題目也。

（吟秋）

每見小說之題目極佳。而內容不
堪寓目者。亦有內容極佳。而標題
令人生厭者。前者固足以引動閱
者。而後者因此埋沒佳作。實屬不
少。做小說要能短能長。短者使人

寫意朋友

老實對你說一句我從前也是走頭無路覺得人生觀是最煩悶的。可是我如今澈底的覺悟了認定快樂是人生的原則煩悶是人生的例外衆生昏慣誤認煩悶是人生的本分快樂是人生的僥倖那真是謬極了我如今簡直否認人生煩悶的這句話所以我所做的事體也是竭力從不煩悶一方面做去古人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今的人十個有九個半終日終天胼手胝足做的全是布種煩悶。

的根苗也不下一粒快樂的種子。你想如何能得着快樂的結果難怪『人生煩悶』這句話成了一個名詞漫天撒地的充滿了煩悶的空氣了這明明是人生尋煩悶不是煩悶尋人生老同學我給你一件東西看看你可以曉得我是人生煩悶的對抗者也可以顯出我反對人生煩悶的鮮明表示了說着順手從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般大小的紙片遞給舒獨投瞧舒獨投忙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

三

看之不嫌其短長者使人看之不覺其長斯乃小說之上乘。

(吟秋)

小說文言難做而易好白話易做而難好因白話小說最易拖沓令人讀之生厭能文言者類能白話能白話者未必能文言。

(吟秋)

本刊第十一期有兩等邊三角形一篇設想極佳令人欽佩惟當兩生因竹人之索債而告貸於香瑛時香瑛既疑爲設計恐其假試則

寫着四個半行半楷的字道『寫意朋友』旁邊也沒小字翻轉來聽也沒外國文。

舒獨投道『咦這是什麼頑意兒魏凱沁道老同學這就是我的名片這『寫意朋友』四個字便是我的名字以後你見了我也不必叫我什麼魏大哥魏先生魏凱翁簡直叫我寫意朋友好了我如今已經吩咐我手下的工人書記家丁僕役一概不必稱我爲老板東翁先生老爺也喚我做寫意朋友』

我答應得格外響亮決不動氣決不說他們對我不恭敬就是我的夫人我也和他情商了幾次請他以後也喚我做寫意朋友他也答應了所以這寫意朋友四個字確定是我的名字了朋友面上一聲『明自然可以辦得通我日內正想登一登報紙聲明魏凱沁改名寫意朋友如此格外的鄭重了寫意兩個字是我們南方人最流行最簡明的一種名詞內中包含着『自由』『愉快』『舒服』『美滿』『幸』

雨生自當以債主姓名實告彼此既屬相契似可無所不談以釋其惑此固情理內事也且香瑛既疑之於先豈旨不得其真相而即一口應允况欸數非細宜如何審慎出之此亦合乎情理之顧慮雖然一經說破即不能成此好小說有此巧事乃有此巧作聊以供卓呆君一笑

（吟秋）

有人說紅樓夢在中國小說界裏可算得數一數二的傑作我說紅樓自是佳作不過曹雪芹的宗旨

『福』的意味寫意朋友按着文言譯起來就是『自由幸福人』如今通行白話文期於人人了解我便老實不客氣自命爲『寫意朋友』了老同學你想我題了這個名字當然不承認有人生煩悶的這句話了

舒獨投道題了一個名字就能算寫意了嗎我恐怕你名字是寫意人生觀還是依舊煩悶呢寫意朋友道這話也難怪你要駁我須知我寫意自有寫意的方法寫意的

事實寫意的本領名字寫意還是空的你沒事請你和我一塊兒住上一星期包管你曉得我是一個真正的寫意朋友我這人是世界上真正的寫意創造者也是真正的寫意實行家你受了我寫意的感化呵呵到那時候你也當然不承認世界上沒有『人生煩悶』的這句話了

第二章 眼前的清歌妙舞

舒獨投道我橫豎是沒事的人我就依你的話在你這裏住一星期

是顯揚自己的才力不在當時社會的改良着想所以他才大如海若是論到社會影響與否却還遜英國的却耳斯狄根斯美國的馬克吐溫一籌咧 (戴夢鷗)

社會小說是描寫社會的污濁人情的冷暖善善惡惡形形色色都加以針砭自然是名貴得很不過這些作品是治標不是治本講到治本最好是那些理想和未來的

小說那些小說能够開社會文化的先聲暗暗的指導社會改良社

試試看到底寫意不寫意。寫意朋友道：只怕你不肯和我親近。對於我寫意朋友有些懷疑。果真如此，我一定包你寫意便了。如今閒話休提，我先問問你要想那一件寫意的事情。那一種的境界到你目前，就算滿足你最近的寫意慾望。舒獨投道：你這幾句話簡直有些古代神話的臭味，也不像是我的老同學向來研究科學的論調了。寫意朋友道：你這話便不對了。你還是對我懷疑。你爽爽快快說出

來。我自自有道理。像你這樣伸手縮腳，瞻前顧後，什麼事先存一個恐怕辦不到的思想，自然不寫意。心目中滿貯着煩悶了。舒獨投道：我如今不想別的你沒看見。報應北方的名伶梅蘭芳、楊小樓、王鳳卿全到了上海。天蟾舞臺了上海的劇場。去年到現在，整整的關了一年多的什麼閻瑞生、什麼和貓換太子、什麼諸葛亮招親、胡鬧一場，實在討厭極了。如今難得楊梅王到了，我們還是去看。

會本刊第三期『活動的家』第八期『三十年後之西湖』都是富有改造社會的意思，實是有價值的作品。我很希望天笑一篇一篇的續下去。在下，伸長了頸子老等着咧。

（戴夢鷗）

我生平最喜歡兩件事：第一看戲，第二看小說。我看小說尤歡喜尋那著作者的毛病。近年來出的新小說、長篇短篇，我也不知看過多少。可是要尋一篇一些毛病沒有的短篇還有，長篇簡直一篇都找

寫意朋友

兩天好戲也是暫時減少人生煩悶的一法聽說今天梅蘭芳是天女散花楊小樓是長板坡王鳳卿是文昭關正是拿手好戲請你叫人去定個座兒遲了恐怕沒有好座位在三層樓上望臺上瞧只瞧見臺上一團煙那正真無趣呢寫意朋友道哦原來你要看楊梅王的戲啊那很容易你此刻就要看呢還是停一會舒獨投道這時候天還沒黑日戲還沒散場夜戲更沒開鑼我們此刻要看也沒到

時候你別拿我當鄉下人我是知道梅蘭芳上臺總在十一點半鐘以後此刻恐怕他正忙着赴人家宴會呢難道你叫我這時候就餓着肚子到天蟾舞臺去聽打鬧台嗎那真是難受極了這種寫意謝謝說着望寫意朋友連連拱手寫意朋友笑了一笑道我偏要請你此刻看梅蘭芳的天女散花說罷撇了一撇鈴走進一個僕人寫意朋友低低的吩咐了幾句話那僕人便領命退了出去舒獨投道

七

不出這毛病大概有兩種一是文字上的毛病二是事實上的毛病第一種我不敢說第二種實在覺得犯的太多要知道小說雖然都是理想的事總該不出乎人情之常譬如一個小孩子他決不會談時事若是把時事叙在一個小孩子口裏就是出乎人情之常像這樣差不多的毛病舉不勝舉所以描摹一個人的口吻最不容易也最要仔細還有些小說家沒有到過北京偏要說北京的情形沒有

是叫他去定座。囑寫意朋友笑而不答。沒一刻工夫。只聽見一陣鈴響。寫意朋友忙立起來。拉着舒獨投。道：「梅老板要犧牲色相了。我和你坐好了。細細的領略罷。」說着。便和舒獨投並肩坐在一張當中的雙人沙發上。寫意朋友道：「這個沙發比天蟾舞臺的包廂椅子何如？」舒獨投道：「那自然是沙發寫意了。不過天蟾舞臺沒有這沙發。也是枉然。」寫意朋友望他笑了一笑。也不往下說。這時候寫意朋友的室

中忽然不見亮光。滿眼漆黑。舒獨投道：「爲什麼這早就關窗呢？」話猶未了。只見坐處對面一扇門劃的兩邊一開。門內顯出一個舞臺。舞臺上燈火齊明。電光耀燦。舒獨投不覺大吃一驚。正要問寫意朋友是什麼緣故。又聽見舞臺上一陣鑼鼓管弦聲音繡幕一啓。那天仙化人的梅蘭芳已是娉娉婷婷環珮登場。清歌妙舞。演他的天女散花一場。一節一歌一舞。瞧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並且那舞的

到過花月場中。偏要說花月場中的事。也不打聽。也不調查。糊糊塗塗的就下筆寫了。你想他這篇大作。怎樣會不糟。所以經驗是小說家最要緊的原素。沒有經驗。決做不出好小說。要得這種經驗。必須一方面旅行。看看各處地方上的狀況。和那風景。問問風俗人情。一方面和上中下男女老少各種人。都要交接。空時各種書報雜誌。都要看看。研究研究。平時須要不恥下問。才可多長些見識。否則就不

寫意朋友

姿○勢○唱○的○精○神○比○舒○獨○投○從○前○在○
北○京○王○總○長○家○堂○會○聽○得○還○要○窮○
窵○瀏○亮○舒○獨○投○這○一○驚○非○同○小○可○
一○把○抓○住○寫○意○朋○友○喊○了○一○聲○道○
魏○凱○兄○寫○意○朋○友○道○我○叫○你○喊○我○
寫○意○朋○友○你○怎○麼○又○叫○我○老○名○字○
呢○舒○獨○投○忙○改○口○道○寫○意○朋○友○我○
奇○怪○極○了○忘○記○了○你○的○交○代○到○底○
怎○麼○一○會○事○你○弄○的○什○麼○鬼○把○戲○
難○道○清○天○白○日○的○做○夢○不○成○寫○意○
朋○友○順○手○送○過○一○杯○茶○給○舒○獨○投○
道○你○呷○杯○茶○定○定○心○看○好○戲○罷○不○

要○奇○怪○我○陪○你○在○此○地○是○明○明○的○
看○戲○並○非○是○做○夢○你○不○信○你○自○己○
掐○一○把○大○腿○看○痛○是○不○痛○痛○了○便○
不○是○夢○了○舒○獨○投○果○然○掐○了○一○把○
自○己○連○呼○咄○咄○吸○喘○不○是○夢○不○是○
夢○連○忙○叫○了○一○杯○茶○道○我○們○並○沒○
出○門○到○天○蟾○舞○臺○爲○什○麼○梅○蘭○芳○
的○天○女○散○花○在○我○們○眼○前○歌○舞○呢○
我○曉○得○了○一○定○是○你○使○了○什○麼○催○
眠○術○騙○我○了○寫○意○朋○友○又○笑○笑○道○
二○十○世○紀○的○催○眠○術○力○量○恐○怕○還○
辦○不○到○這○樣○花○團○錦○簇○有○聲○有○色○

九

免時時鬧出大笑話來了。

(醉綠)

小說還有幾種通病。我希望一般
小說家快快先改。(一)書中人
結婚。不要老在禮拜堂裏。須知你
是基督徒。不見得人人都信基督
啊。(二)情人聚會。不要老在公
園裏。須知中國有公園的地方很
少呢。上海這麼大的地方。也沒個
中國人的公園呀。(三)腦筋切
不要太舊。也不可過新。(四)凡
是自己不十分知道十分明白的

令我們如此寫意呢。舒獨投道：「那麼是什麼緣故呢？」寫意朋友道：「一句話也回答不清。戲散了，再和你說。你瞧你瞧，雲路一場，正是天女散花，最有神采的一幕。你留心聽仔細，看莫孤負了好戲呀。」舒獨投讓他提醒了，也不再多問，恐怕耽擱看戲的時間，於是只顧着看戲。天女散花完了，接着就是楊小樓的長板坡，臺上金鼓齊鳴，旌旗招颺，又換了一種景象。那扮趙子龍的楊小樓，滿身披掛，挺着長鎗，左

衝右突，殺得曹兵落花流水，真是生龍活虎之中，兼着儒雅風流的氣概，迥不像何月山那種金雞獨立，粗獷荒槍。就是道白，楊小樓也字字清剛，沈着舒獨投於戲劇，是很有幾分研究，格外看得津津有味。也忘記身子在寫意朋友家裏了。長板坡要快完的時候，寫意朋友問他道：「底下還有王鳳卿的《文昭關》，你要看不要看？你如果覺得吃力，我們便休息一刻，吃完了飯，再看舒獨投摸摸肚皮，道不是你

事還是少說說，更不可瞎批評，瞎描寫，瞎贊瞎罵，瞎發議論，免得讀者笑歪嘴。」（五）不可專重理想，須要顧全事實。那書中人的身分、人品、年歲，同書中假定的事、地點、時期，切切不可粗心，做好之後，自己應細細的讀他幾遍，再想想，前前後後，還有沒有毛病，修改好了，然後問世。（六）不要亂湊事實，隨意胡寫，只顧拖長買錢，忘了自己的大名。這是我的忠告，諸位大小說家，可不要見氣呀。（醉綠）

寫意朋友

想起我真忘了我五臟廟正宣告
俄荒呢。寫意朋友道本來也應該
吃飯了。整整的瞧了兩個半鐘頭
的戲。目不轉睛耳不休息。當然要
又餓又倦了。如此我們暫行休息
罷。舒獨投點頭稱是。等到長板坡
終場。寫意朋友向沙發邊上擡了
一擡鈴。說是遲那時快。劃的一聲
燈火默然萬聲俱寂。那舞臺不見
了。室中還是寫意朋友和舒獨投
兩人並肩坐着。那裏有什麼楊小
樓。那裏有什麼梅蘭芳。
(未完)

長壽法

嬌愛

時報之小時報載國外小新聞一則云。
美國波斯頓人好來。年已七十。而精神
強健。初無異於少年人之活潑。有訝而
叩其故者。氏常對人言。人之欲延年益
壽者。每日當以手代足。行路數次。蓋此
種運動。實足以使人強壯也。云云。有某
君見而詫曰。這不是成了畜生了嗎。嗚
烏。龜所以長壽。亦怕就是這個緣故。



社會百問題

商業瑣談 (無虛生)

本誌第五期有位市隱君對於商店招待主顧不親切不高興的惡習曾經談過一次。我因上店購物亦曾飽受他們這種冷面與閒氣。後來細細推想起來。覺着這種惡習實在頗有來源。並非盡關於夥友的不稱職。

社會百問題

交易所現形記

一



交易所現形記 (十五)

老主顧記述

第八回 先生推算食無二魚 教員幫忙身充數役

話說毛拭圭剛把陳佩霞娶綺緣的歷史說完。唐潤生忽然臉上漲得通紅。兩只眼睛睜圓了。却說不出話來。伯英忙問是什麼事。潤生左手摸上還夾着些鱸魚。却把右手指着喉間。仍做不得聲。伯英才知是魚骨梗了。喉忙喚堂倌拿了一撒飯團給他咽下。又喝了幾口茶。潤生才伸了伸腰道。好了。好了。真是人老珠黃。不值錢。吃東西也沒福了。拭圭道。吃魚我也時常要梗的。所以我不喜歡吃魚。潤生道。說起吃魚。我昨天在小婿跟前聽得一段新聞。却很有趣。咧。拭圭道。什麼趣事。可能說給我們聽聽。伯英道。我也有一段吃魚的趣事。咧。拭圭道。你不忙。且待。

按說無論作何種賣買生意。既開一個商店。宗旨總是爲多賺利。欲賺利多。必須主顧踴躍。欲主顧踴躍。必須設法招徠。這可稱是一定的原理。然而他們既開商店。却又對待主顧。如其冷。究竟是爲甚麼呢。這其中實有一種原因。我們社會上。從前受了專制的一種流毒。就是惟官爲貴。大凡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妻望其夫。無非是今日讀書。將來作官。所以除却現在作官的。與預備將來作官現在

潤翁先講了。你再講不遲。休得打斷了潤翁的話頭。伯英搶着道。我這段趣聞。是承上文而言之。所以先說了。才聯貫一氣呢。潤生道。既是承上文的。就請你先講罷。不知是怎樣承法。伯英道。這個承法。原比不得做文章起承轉合的承法。不過上文既然講的是陳佩霞與綺緣的事。情現在這段趣聞。也是關於他們的。自然是承上文了。拭圭聽了。嘆道。你又不是冬烘先生。怎的囁嚅不休。不把正文說出。快說罷。我肚腸怪癢呢。伯英道。佩霞這人。粗望之間。似乎很新。其實迷信非常。他最奉爲金科玉律的。便是風鑑。他家裏造屋動土。自然非請地理先生來看過。不敢動工。就是搭一張牀。安放一只檯子。也要請風水先生拿方向盤。量一量。定準了方向。他才敢居呢。他生平最推崇的風水先生。叫做申屠先生。這人身長三尺五寸。矮如侏儒。年紀倒有六十六歲。鬚髮皓白。穿一件青布短褐。長僅及膝。外面罩着一件玄色布大袖馬褂。足上着

爲士的兩樣之外，總是諱言本業。說起來都是遮遮掩掩，像儒醫耕讀之類，總拉點讀書的意思來掩蓋。四民之中，尤以商人最甚。人一議論，不說他逐什一之利，下伍於細民，就鄙爲銅臭燻人，是較錙銖的市儈。因此作買賣的人，除了小本營生，自甘如此的以外，凡是有點錢的資本家，莫不想個法子來希圖遮蓋，或是結交有勢力的闊人，撐撐場面，或是自己出錢捐一個官職，擺他的虛榮，他最要的目的。

的也是老青布杜做鞋子，一雙長統布襪，把袴脚管塞在襪統裏面，襪統上面縛一根白地青花狹扁帶，老態並不龍鍾，却很矍鑠。據說他的風範術很高，却並不賣術，常住在餘姚鄉間，有些大人先生們要請他，派人去接，也不必厚幣重禮，只要請他吃吃喝喝，他就其樂陶陶，除了大人先生，若要請他，他就倚老賣老，不瞅不睬，不過無論何人，要是也擠在大人先生一起，隨便給他談談，他也肯說幾句休咎禍福，十句裏面却也有兩句給他道着的。所以上海灘上的人，有好些都知道這個矮老頭兒的申屠先生呢。拭圭道：不差，不差，我也見過這人，確是這個樣子。不知佩霞怎地信他？伯英道：佩霞娶了綺緣，老四就請申屠先生起了一個課，他說一張牀的方向，恰巧是子午向，照卦上推算起來，是父滿子凶，天爻地煞，完全相尅，水既不生土，也入木，恐有財丁兩傷之害。因爲主人太歲在子，在午，子向災煞，豹尾喪門，午向乃大將軍白。

的。就是要表示他彷彿本來不是商人。他營商是一種附業。像是可有可無。不必沾沾計較賠賺盈虧的一樣。社會上呢。又是勢利眼的。人多。越是他如此做作。越是覺着他的勢力偉大。商店也越殷實可靠。大家如是一奉承。他就越發的得勁。越發擺出那種驕慢不理人的樣子來。夥友視店東爲轉移。自來也迎合他這種樣子。甚且變本加厲。於是就遞推遞演。造成今日這種傲慢冷淡的惡習慣。大家如

虎之門有五鬼大煞。所以須要把牀搬爲辰戌正向。方能破煞召福。黃幡金神臨門財旺。丁盛佩霞一聽果然相信。連忙把牀依着辰戌之向。搬過。可是那只牀歪斜在地中。很不成樣。并且那帳門恰對着壁上的大着衣鏡。帳子又是珠羅紗的。所以帳內的雲綺霧縠完全映在鏡裏。絲毫畢露。佩霞娶着綺緣老四。起初本是瞞着夫人的。所以組織了小公館。大都日裏去走動。走動說得高興。不免有些溫存風流。起初有些僮僕不知。就裏走過房門口。瞧着了鏡子。無不面紅耳赤的逃去。可是自從搬了牀以後。佩霞果然得了一大注意。外之財。綺緣老四也身懷六甲。却應了申屠先生的課。斷了從此以後。佩霞格外信仰申屠先生。重重送一副禮盤。又請他吃了一席燕翅席。未吃之前。申屠先生高興他說道。今天的菜我都能預先知道。佩霞就請他說出申屠先生果然把燕窩粥扒翅密汁火腿等等一一猜出。完全不錯。大家驚奇。非常因

果不信。試一體察。凡有這種惡習的。越大店越甚。凡是小本營生。局面不大的商店。就絕無僅有。這就是大店只做作他的聲價。他覺着他不必低聲下氣。顧客就得來。小店他只仗着拿人去做。要不和氣。恐怕就沒人上門。就難望得利。所以纔如此。或者說你。說商店這種惡習。是受了官派的影響。似乎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官僚最多。官派最足。要算北京最甚。似乎北京商店。

此同席的輪流。請他都要他先猜。後吃。他也一一猜得不錯。有一位姓王的。過意要尋他開心。便在自己家裏設席。預先叫廚房裏多買了一條極大的桂魚。另外又買了一條白魚。白魚是清燉的。桂魚是奶油煮的。照例用了清燉白魚。便不必再用奶油。桂魚姓王的。便暗與同席說。知却不給申屠先生知道。賓主坐定。姓王的。便開口道。申屠先生。屢次猜得不錯。其實吃菜吃多了。配搭起來。就是不知陰陽卦課之學。猜起來。大致也不甚遠的。申屠先生。今天也請你猜一猜。有什麼菜。老實說。今天的菜。却與平日不同。平日的菜。總是照着規矩。應該有幾道菜。便用幾道。可是今天。却出了軌了。申屠先生。把鬚鬚捋了一捋。哈哈大笑。道。今天與昨天吃的一式一樣。一個菜都沒掉換。不過那只清燉白魚。要比昨天稍爲小了一些。其餘也不必一一說了。可是不是呢。姓王的。過意點頭道。不錯不錯。却向合席飛了一個眼風。大家也匿笑。申屠先

這種惡習也應當最甚了。爲甚麼這種惡習最少。待人最和。從前又推北京第一呢。

我說北京這種惡習較好。表面上雖似與我所說的相反。其實他所以如此。仍未脫官派的關係。因爲官場最怕的是階級勢力。如果有較高的勢力。那較低的就立刻得俯伏。不敢再橫。北京商店此種惡習少。正是根此原理。北京在前清中葉以後。盛極而衰。一般貴冑子弟。閒極生事。無事不

生。今天猜錯了。佩霞嘴快。搶着說道。先生請你再算一算。看可有什麼菜。了申屠先生又笑道。不會錯的。何必再算呢。姓王的又說道。是啊。申屠先生不會錯的。你們何必嚼嚼。少停便見分曉了。大家才不開口。却仍忍笑不住。談談說說。僕人把菜一道一道的上到桌上。大家觥籌交錯。杯盤狼籍。可算得賓主盡歡。一直吃到神仙雞。便要上飯菜了。姓王的暗示僕人。叫他把奶油桂魚拿來。候了好久。却端了幾只飯菜上來。申屠先生道。菜也齊了。酒醉菜飽。我們用些稀飯罷。姓王的道。且慢。還有菜咧。申屠先生道。沒有了。還是吃飯罷。姓王的道。實不相瞞。今天冒犯過意。多備了一只奶油桂魚。請你呢。這是出奇制勝的法子。果然先生敗在這遭了。這是鬧的玩意兒。請勿介介。稍停用了桂魚吃飯。不遲。申屠先生正色道。照數術推算。今天我是沒得桂魚吃的。食之恐怕不祥。讓我告罪。先吃飯罷。姓王的道。我廚子手段還好。做奶油桂魚是他

爲有的竟異想天開，扮成乞丐或貧人，遊戲市廛間，專門找事。那一般窮宗室與旗人，錢雖不多，勢力却大，更是倚勢橫行，漫無忌憚。因此北京的顧主，別看他衣服襤褸，樣子甚窮，有時惹起來，却是勢力甚大。從前開店的，頗有因爲慢待這般人，碰過大釘子，吃過大虧。所以全都相戒，注意，越是見着衣服不整齊，不華麗的，越要特意招待。這不並是盡關乎他的商業道德，實在還是從勢力一方面擠出來。

的拿手。請先生嘗些，說着便喊僕人端菜。僕人道：「菜齊了。」姓王的道：「還有奶油桂魚，咧！快去端來。」臉色蒼白，瑟縮道：「桂魚沒得了。」姓王的怒道：「胡說！我剛才親眼瞧着廚子洗的，怎麼沒有？快去！」僕人又囁囁道：「回老爺話，小的闖了禍，咧！姓王的道：「這個停會兒再說，先去把魚端來。」僕人又囁囁道：「剛才小的從廚房裏端了一盆奶油桂魚出來，走過水門汀上，不知誰丟的香蕉皮，小的沒留神，蹈上了一滑，連人連菜跌了一交，恰巧有只狗在旁邊跑上來，咬了半條魚，奔去吃了，所以騰下的，又難又不全，敬不得客了。」小的真是該死，說罷垂着頭，不敢擡起來。聽得合座的都嘆了一口氣。姓王的也倒抽了一口氣，道：「罷了！下次要當心。」僕人應了一聲，是便走開了。姓王的才立起來，向申屠先生深深一揖，道：「佩服！佩服！申屠先生道：「不敢，不敢！快些請坐。我們應當知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便是吃一些東西，也有天數在裏面，不可強求，強求

的。到了現時。情勢大變。從前的風氣既已轉移。從前的特異勢力亦經消滅。雖然亦有在位有勢的闊人。然而全是持着炫耀主義。一舉一動。都要特意表出他的富或貴。爲的是使人一見便知。所以現在只有冒充富貴的。絕沒有裝作貧賤的。商店的夥友。又是勢利眼的。多。常言說『能諂人者能驕人』。他一方面既可認定有錢有勢的人。去竭誠趨承。不致得罪。一方面就可裝眉做樣。去驕慢普通的顧

必有報應。我也非神非仙。不過照我的數術推算。確有幾處很驗的罷。了。說得座中個個點頭。也有兩個平時不信玄虛之學。却也無話駁他。不過心裏總有些疑爲偶逢其會。呵。拭去道。你怎知道的。伯英道。當時我也在座。所以知道得很詳細。潤生抹了一抹鬚鬚道。是啊。玄虛之學。雖然不可全信。却也不能不信。大概天地之間。數理之學。是很有意思的。就像交易所一業。跡近賣空買空。有好些人失敗在裏面。雖答由自取其責。也是天數可算。得上海商業的一劫。小婿楊心田。他也擠到交易所裏去。我勸了好幾次。伯英你也留神些。爲是我是多嘴呢。伯英道。老伯教訓。真是金玉之言。我也想另謀個商業。做做交易所。弊端百出。將來一定有大禍臨頭的。不是久安之局。前天我也叫申屠先生相了一相。面他說我今年財是可以旺的。不過有些災殃。須要急流勇退。方始可免。所以很擔着心事。咧。他說。佩霞今年要見兩次喜。却也要遭兩

客況且前清時作官的照例不許兼營商業。所以從前他們的驕橫。尙是假勢欺人。不敢公然去『叫字號』。民國以來。此制已廢。越足够的上『闊』字的闊人物。越開的各色商號多。真是旗幟鮮明。尙有何人敢惹。於是夥友們也就越發的驕慢起來。所以現時北京商店習氣漸壞。實是由有恃無恐。沒有畏憚方面變出來的。市隱君前次說是因有南方夥友北上。受了惡的傳染。那尙非探本之論。所謂

次喪錢財。川流不息。如今他在交易所裏。很揮錢。娶了綺緣老四。已見了一喜。現在他在綺緣老五那裏。做做起初本是敷衍敷衍的。誰知又着了迷。聽說端午節又想娶回去了。要是娶了那兩喜的話。果然又驗了。不過那兩喪却一件也沒遭遇着。咧。那天陶遠山也在座。他又給遠山相了一個面。拭圭插嘴道。誰是陶遠山。不認識啊。伯英道。你的記心太壞。剛才與你在銀行裏談的那個陶伯南。就是陶遠山的父親。陶伯南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又是巨紳。又是商業鉅子。又是書畫大家。你總知道了。他兒子遠山。出名叫做六官。又有一輩人叫他做阿六頭。拭圭道。是了。是了。記起來了。不知那天遠山給申屠相了面。怎生說法。伯英道。說他臉上有股浮華之氣。雖然有些陰餘之福。而且人很敏銳。將來定有出息。骨相是很好。皮相因爲太瘦之故。所以有些美中不足。今年更要留神。怕有膿血之災。酒色第一。少近。說得遠山紅着臉。開不出口。

其然豈其然」呢。(待續)

劇場笑史(妙因)

據史上的傳說諸葛亮的夫人是個醜而賢的女子。但是現今做戲的人。可以把歷史翻案。『一齣諸葛亮招親』內。把諸葛亮夫人變了個美而不賢的婦人。做諸葛亮夫人的。都是裝扮得很美麗的花旦。有一天在某處瞧見一齣諸葛亮招親。那花旦本來是太醜了。余友某君見之。鼓掌道。那就對了。諸葛亮的老婆本來是醜的。

申屠後來知是伯南的六公子。連忙改口道。剛才所談原是膚廓之論。作不得真。不過照他皮相論起來。確是不及骨相。他的骨相生得長身。玉立瘦小。臉龐耳朵却很大。倒是子房之相。不過皮相雖然眉清目秀。鼻準嘴整。可惜口鼻距離略遠。似乎不很貫氣。上部倒很緊湊。幸而那張嘴很大。倒有氣吞江湖之概。人中也很長。壽是有的。不過睫毛太長。眸子略暗。所以要遠酒色。更防有膿血之災。說着笑了幾聲。又道我是胡亂談的。照你神氣瞧來。真正是個少年英俊。不知今年貴庚多少。旁邊有人代答道。今年才十九歲。咧。申屠又帶笑說道。是啊。我原說少年英俊。咧。拭圭道。這也是江湖之語。算不得有道之言。但英道。哼。你休輕視這幾句話。却也驗了。拭圭道。咦。竟又驗了。麼。照此說來。他真是柳莊轉世佛了。世界上不見有這等人。罷。你且講來。讓來聽了。譬如聽山海經。

(未完)



直奉戰中之軼

聞

(續)

張藜青

中路之戰。較西路爲烈。奉軍軍官中嗜吸鴉片者至多。有某營長臨陣後。命護兵覓一空屋。爲吞雲吐霧地。旋得一民房。頗寬敞。該營長遂入室吸烟。命護兵立屋外守望。不幸直軍方面發一砲。適中此屋。護兵四人俱無恙。而該營長已葬身於此矣。

直奉戰中之軼聞

東路之戰。奉軍成績至佳。尤以郭松林部爲最。楊柳村之役。奉軍以湯玉麟騎兵一旅爲左翼。郭松林四營爲右翼。直軍以王承斌部及某師之一團敵之。相持三日。夜互有勝負。而奉軍陣地始終未可動搖。第四日。湯玉麟以部下死傷漸多。恐敗先逃。並馳告郭松林曰。我

軍不如暫退。以避其鋒。郭不可。乃於右翼中抽調三分之一步隊。馳赴左翼爲玉麟助。結果某師之一團降。此一團固國人所稱爲最有聲譽之軍隊也。(按郭爲陸軍大學生及日本士官學校生其軍隊僅訓練六個月云)

奉軍西路之敗極速。且亦有趣。鄒芬諭前敵將士曰。都統有令。命速退。又告後方曰。前線已敗。可速退。於是前線之軍隊退。而後方之軍隊遂潰矣。使中國軍隊中之將領。

直奉戰中之軼聞

各以鄒芬爲法。是可永免戰事已。
京中奉軍司令部拉苦力赴西路。
搬運傷兵。苦力始多逃避。不知被
奉軍拉去之苦力。反大發其財。蓋
已死之兵。每人囊中各有簇新番
佛十六尊。苦力兩人搬一屍。各可
得八元也。

報載奉軍將領之陣亡者。多言之
鑿鑿。實皆未足爲信也。梁朝棟之
死最早。其棺木在北京鮮魚口某
店中購去。至於許蘭洲。張學良。關
朝璽等。均未死。許僅受傷。張且在

天津於戰事劇烈時。大捧妓女云。
直奉未開火前。白宮強趙爾巽往
勸張作霖。趙初猶豫。白宮謂花車
已備。請勞駕一行。以挽危局。趙遂
行。見張作霖後。張告趙云。且待奉
軍打幾個勝仗後。再說調和。當時
張固以必爲勝也。

